一个缓慢而又真实的代际转变正在美国发生。  
　　201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这都值得纪念。不仅因为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仅因为它在世界各地被翻译成110多种文字、发行1000多个版本、总发行量不可计数；不仅因为它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非常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所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更是因为古今中外很少有思想家真正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但马克思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  
　　《共产党宣言》在西方的影响与日俱增。当今美欧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再次证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身不可能根除其基本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马克思给资本主义下达的“判决书”虽然延期执行了，但依然有效。今天，《共产党宣言》依然是美国排名第三的大学课程必读书。据美国开放课程资源检索显示，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牛津大学等都在政治、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等课程中将《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  
　　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伯克贝克学院原校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一书中说：“到20世纪50年代，1/3的人类已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这些政党几乎都称自己是代表马克思思想的，并正在为实现马克思的理想而奋斗。即使到今天，全世界仍然有20%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如果说有一位思想家在20世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就是马克思。”  
　　巧合的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1998年）是世界经济剧烈动荡之年；发表160周年（2008年）恰好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始之年；发表170周年的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未见底，英国脱欧、欧美恐怖主义事件频发以及引火烧身的难民危机更增添了西方之乱。  
　　重新发现《共产党宣言》价值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还有资本家、资本主义国家政要与西方学者。乔治·索罗斯就认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今天必须予以关注。  
　　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影响有目共睹，完全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的成果，都以实践的形式一再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与真理性。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1920年，29岁的青年陈望道翻译并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在苦难中寻求光明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深深铭刻进了共和国的历史。  
　　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受到关注，关键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过去5年减贫超过6800万人；中国的科技创新持续发力，“新四大发明”让体验过的外国人交口称赞。当下的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的生动范本，中国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  
　　一位德国学者说：“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在发展，从来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中国。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的领航者不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正焕发出蓬勃活力。  
　　制图：赵益普  
　　江西吉水县水田乡的土地上，生长着一棵老樟树，一棵一千二百多岁的老樟树。  
　　它住在水田乡赣江边一个叫西流的村庄。它的样子，称得上不同凡响：有十五米高，胸径三点一八米，一百一十二吨重，树冠展开面积一千五百平方米，相当于普通人家十几套房子那么大。  
　　它的枝丫繁多密集，可没有一棵树枝一片叶子不是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它是那么磅礴，同时又是那么谦逊和安详，一点也没有张牙舞爪的样子，仿佛它是一名德高望重却无为而治的老国王。  
　　——它的存在是当地水土养人的最好例证。水田乡，位于赣江东岸，离吉水县城二十五公里，有四十四个自然村，人口约一点五万。赖于水的滋养，水田满目苍翠，草木掩映，古树成林，庄稼茂盛，鸟语花香，到处都是水洗过一样的郁郁葱葱与生机勃勃。空气中都沁着丝丝水乡的甜味。  
　　水田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肩从齿序，和谐共处，而老樟树无疑就是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长者。人们都愿意把它当做这块土地上的血亲祖辈，当做知冷知热的亲人。烦了，到它脚下抽一支烟，烦恼说不定就消散了。亲人去世，有话想跟亲人说，就在它脚下烧一炷香，说不定半夜里亲人就托梦了。过年了，人们都爱在它的周围点一挂鞭炮，供一碗斋饭。夏夜，人们都愿意搬出一张竹床在它的脚下睡觉。  
　　所有人相信，这棵树是见过大世面的。中共早期卓越的红军领导人李文林肯定在它的脚下歇过脚。曾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的曾山在水田一带从事民运工作。  
　　——水田有着十分光荣的革命历史。这棵老樟树知道，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水田就有不少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的前途义无反顾走向战场。李文林为黄埔四期学员，1927年以国民革命军教导团教官身份参加南昌起义。后受命回乡开展革命工作，创建了赣西南（东固）革命根据地，成为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后的重要承接地。毛泽东将之与井冈山、赣东北及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并提，称为“李文林式”根据地，陈毅称之为“东井冈”。  
　　水田人认为，一棵老樟树下的水田乡，是河流、草木、村庄、田野、生灵等等组成的极其精妙平衡的理想乡土，是拥有无比安稳秩序的美好家园。不出意外，水田人将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住下去。然而有一天，水田人被告知要离开故土，因为下游的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一点五万水田人中，有一点一万人要成为移民。  
　　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乃是江西上世纪就开始谋划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设计者预测，工程建成后，下游的省会南昌防洪级别将因此从一百年一遇提升到两百年一遇；下游三十多万亩农田将得到灌溉，每年增产粮食七万吨；每年增加江西电力调峰容量三十六万千瓦，年发电量超十一亿度……  
　　可这一工程也将给工程上游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颠覆性的变革。那就是，工程建成蓄水，将淹没房屋面积一百三十五万多平方米，牵涉吉安以吉水为重点的三县两区，需要通过就近选址重建、投亲靠友、整体外迁等方式安置移民约二点五万人。其中，赣江边地势最低的水田乡移民人数占整个库区移民的四成之多。  
　　如此消息对水田人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水田人瞠目结舌。水田人寝食不安。水田人经常到老樟树下说东道西。水田人在赣江边引颈远望，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  
　　一批批带着测量仪器的人来了。宣传车来了。大伙儿熟悉的乡干部们拿着传单来了。他们向大伙儿讲解着移民的政策，界定移民身份和核定淹没房屋面积。他们都用着商量的口气。可没有得到水田人的好脸色。水田人冷眼相向。水田人恶语相加。水田人连凳子都不让给他们……都说故土难移，水田人心里难受呀。他们的眼里，忧伤难禁。  
　　然而水田人终究是识大体的。水田人有着十分光荣的革命历史，他们当然不会给自己的脸上抹黑。他们不过是需要时间，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他们发泄完了，就默默地遵从政府的安排，做好移民的准备，该在新的村址建房的，就买来砖和水泥；该外迁的，就等着时机把家搬去外地。  
　　可最早的移民并不是他们，而是那棵老樟树。它所在的西流村是即将被淹没的库区。它何去何从，早让市里负责移民工作的同志记在心里。市里的同志来到水田，给水田的人们说，移民移民，我们保证移了比不移时生活更美好。我们要给这棵宝树挪窝，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就想让大家知道，不仅人挪活，树也挪活。市里来的同志还说，我们要让这棵宝树给在建的庐陵文化生态园做镇园之宝，让人们相信我们的庐陵文化就像这棵宝树一样生生不息。  
　　——庐陵，那是吉水所属的古代吉安的称谓。千百年来，这块土地哺育了欧阳修、胡铨、杨邦乂、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解缙等一大批文人士子，创造过“三千进士冠华夏”“一门三进士，五里三状元”的人文盛景。这些文人士子为历史作出的积极贡献，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文章节义，被后人归纳为庐陵文化。庐陵文化生态园，顾名思义，就是为展示这一文化内涵、彰显这一文化传统所建造。  
　　市里来的同志为把这棵树移植到五十公里外的吉安费尽周折。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树从水田挖出，就地完成断根、包泥球、修剪、处理创口等工作，然后用吊车把它吊到了河边的船上。  
　　宝树出发了。它要逆流而上。这是水田乡的第一位移民，它要为水田人未来的生活探路。无数水田的乡邻赶到江边。他们来给宝树送行。他们看到宝树到处包扎捆绑，树冠被修剪、只留下主干，躺在船上就像一名缺胳膊少腿的伤员，心里难受极了（上头来的人劝说，它只不过是发型从披肩长发换成了平头）。他们在心里祈祷，这棵陪伴了他们的故乡千年的宝树能体健多福，作为它的后裔，他们的动土移家就有了一个好的兆头。  
　　很难想象整个移植工作经过了怎样的困难。五十公里的路程，宝树却走了整整二十五天。船上的人们，无微不至，对它就像救护车上的医生对待病人。  
　　而宝树离去后的西流村，翻滚着新土的原址上，鸟雀或盘旋于天，或聚集于地，密密麻麻，三天三夜才散。它们的叫声哀怜凄楚，让水田人听了揪心。  
　　宝树正式植入了庐陵文化生态园的门口。为欢迎这棵宝树的到来，市里还举行了千年古樟入园仪式，一贯表情严肃的女市长的致辞生动，有情怀，表情和蔼可亲。  
　　几乎所有的水田人都在紧张而密切地关注饱含着他们生活希冀的老樟树。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移种地的土质、气候差异，这棵历经千年的老樟树的生物学特性及生长规律，移前处理和移后养护等技术措施是否到位，都决定着它的命运。  
　　不仅仅是水田，几乎所有的吉安人都把目光投给那棵树。吉安自古是草木茂盛的地方。人们有理由认为，古代的吉安之所以文风浩荡俊采星驰，乃是得益于美好山水自然的滋养。人们希望，那令人骄傲的文脉能够延绵，这块土地上的千岁生灵也有再生之力。  
　　终于有一天，他们得知这棵树长出了新叶，叶子比过去还要嫩绿簇新。由此，它创下了世界保护性移植成活最大古樟的记录。水田乡人奔走相告。他们好像听到了宝树的告诫：人们呀，要搬移你们的家，往那活路上走！他们由此相信了市里同志的话：树挪活，人挪更活！  
　　水田人相继出发了。他们有的把家搬到两里外的高地上，有的投亲靠友去了远方，有的到另外的乡镇安家落户。他们对故土是不舍的。离开之前，他们在行将淹没的家园看了又看，与即将告别的邻居举起酒碗喝了又喝。  
　　水田的移民工作在2013年宣告结束。2013年7月，工程按原计划下闸蓄水。赣江的水位慢慢上升，江面变得宽阔，水淹没了水田人原来的家园。  
　　江西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峡江水利枢纽，自2015年开始试运行两年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据相关部门消息，工程分别对十二次中等洪水进行了拦蓄，水库蓄、滞洪水的作用明显。电站九台机组于至2017年12月20日累计发电三十亿多千瓦时，创造发电经济效益十二亿元。  
　　搬离故土的水田人也过上了被许诺的好生活。他们住进了全县最漂亮的村子：一排排房屋规划有序，鳞次栉比；一栋栋房子飞檐翘角，青砖黛瓦；一条条水泥巷道平坦通畅，干净便利。还有远比县城小区的设施更加完美的休闲广场，镜子一样的池塘水面，横跨水面的仿古廊桥，雕花镂纹的进村牌坊……  
　　在上级单位的帮扶下，水田人纷纷从事黄牛养殖、特色果业种植……过去几乎无人问津的村子，现在成了人们蜂拥而至的景区。打工的人们从沿海开放地方回到了村里，搞起了农家乐、乡村旅游……  
　　现时安稳、未来可期，那是那棵老祖宗宝树千百年来翘首期盼的幸福，也是他们的乡党、江西地方红军创始人李文林付出生命所追求的幸福。水田人笑口常开。他们从国家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满满幸福的感受让水田人变得情深意长。他们开始想念过去的乡亲，想念搬移出乡的邻里兄弟。他们更想念他们的老族长，那有一千二百岁的血亲祖辈。  
　　于是会有很多人相约着去市里看它。他们是过上了幸福生活的人了，他们需要旅游。而宝树守护的庐陵文化生态园就是最近的旅游区。他们挑上清闲的时候，一起坐车来到它的面前。他们用很少的时间逛了逛面积很大的生态园，却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坐在那棵树下面，好像要好好地陪它一场。  
　　他们看到剃了平头的它长出新发，有了他们十分陌生的成分。但主干是他们熟悉的，树皮的纹理是他们熟悉的。他们就想它是认得他们的。他们就坐在它的脚下，像过去那样子坐着，和它说说话。他们告诉它原来的家水淹啦，新的村庄多漂亮；问它在这人来人往的城里，过得是否习惯？风吹来，他们看到新发出来的树枝摇头晃脑的样子，就认为是它回答了。  
　　他们相信一千二百岁的生命是有灵的，老樟树当然会想念他们共同的家乡。当然，它也会在新的家园，舒枝长叶，给一方水土撒下一片浓荫。  
　　他们也不时会在树下遇见已经搬迁到其他乡镇的水田人（他们当然也会想念它啦）。他们就会在树下拉起家常，就像多年前他们没有离开时一样。  
　　——如果您到了吉安，请一定去庐陵文化生态园门口看看这棵树，并向它表达自己的敬意。它是以文章节义为主要特点、具有千年历史的庐陵文化的象征，它也是一个叫水田的地方为国家建设腾家挪地的历史和精神的见证。它是我们美好家园的守护神，也可能是我们大地上共同的亲人。  
　　去岁除夕，吃完年夜饭，孩子们雀跃聚集到房前空地上放烟花。我站在一旁欣赏，很是享受。此情此景，让我想起父亲喜欢的一句诗：“闲敲棋子落灯花”。此刻，我心中的棋子一敲就有灯花落。  
　　儿子将最后一箱烟花抱到燃放点轻轻放下，儿媳左手捂住耳朵，右手去点。五六秒钟，一颗颗次第炸开，“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七八响之后，一颗还没升空就炸开了，遍地金花。儿子儿媳赶紧又跑远了几步。再七八响之后，又是一颗低空爆炸。我以为这箱烟花设计得真“特别”，有高有低，错落有致，别有洞天。  
　　烟花放完了。我们一家人站在楼前，欣赏邻居们的烟花。忽然“嗖——”的一声，还是最后那箱烟花，竟然又升起一颗，炸开，还是像盛开的菊花，依然是那么的灿烂。“怎么还有？”接着，一颗一颗又一颗……最后的几个都没有升空，而是四散炸开。它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美感，我们都被惊着了。  
　　“着火啦！”我一看，真是着火了！距离我家燃放点几十米远的草堆着火了。我跑过去，想踩灭它。有人焦急地在后面喊：“草堆下面有电线——”等我跑到草堆旁，火势早大了很多，不可能踩灭。  
　　“快拿灭火器。”全家总动员，十人齐上阵。火终于灭了，电缆线安然无恙，草堆旁的厂房无恙安然。一家人灰头土脸，很是狼狈。欢庆时节，遇上这样的事，有些闹心、有些不爽又有些庆幸。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不肯放鞭炮。因为鞭炮又叫“撒手没”。可能因为那时穷，舍不得买。现在，政府提倡大家不放烟花，是因为影响空气质量，还有火灾隐患。  
　　烟花，万家欢乐多家愁。之前我一直认为因放烟花而炸伤了的人是太鲁莽。今天的我才知道，谁会故意把自己的脑袋往烟花上搁？放烟花不选择合适的地点是问题，而烟花质量不过关也可能是罪魁祸首。  
　　错误的种子要长出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一放完烟花就进屋打牌，而不是站在外面一边吃苹果，一边欣赏邻家的绚丽烟花，今晚的火不知道要蔓延到哪，那一定是火光冲天才会惊觉。都是这最后一箱“特别”的烟花惹的祸。万幸，万幸！如果这一箱烟花不是最后一个被捧上，而是在开头或者中间放，其景象不可想象。那时它旁边还有一堆未放的烟花。如果电缆线也像这箱烟花质量不过关，那真是后怕，泼水就触电。  
　　一切皆有可能，坏事情不都在天边，坏事情也可能有更坏的情形。所幸，今天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我们是幸运又幸福的一家人！  
　　我不禁想起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柳宗元在得知好朋友王参元家遭逢火灾后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朋友家遭逢火灾“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烟花，烟火，因火而明，明事，明理，从一桩关于烟花的险事里反省出正确的方向。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论能刻印时间和历史进程者，文字必属其一。三十年前的1988年，大地副刊上曾有一次为改革开放十年而举办的“燕舞散文征文”。征文启事中说，“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如大潮叠起，激烈地冲荡着我们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国土，激活了我们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蓬勃生机。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直至潜涌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悲欢忧乐，无不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似乎仍能从这句话中感受当时的脉搏，体会我的前辈同事们面对时代潮涌的心情。  
　　今天，改革开放已历四个十年，读三十年前那次征文的作品，比如陆文夫的《燕鹤之乡》、汪曾祺的《吴大和尚和七拳半》、胡昭穆的《横过小镇一条路》、林希的《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等，我仿佛能穿越时光，通过这些看似个人的记录，观察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生活风貌，更能在三十年前的文章与今天的亲历之间，体会时代的变迁。  
　　散文虽是个人创作，却不应回避时代命题。我们今天读到的散文，常见缠绵于回忆的，常见剖析自我心灵的，常见陶醉于抒发情感的，也常见穿越千年考察文史的。可以说，从细而微的内心世界，到宏而阔的历史时空，都有散文的手笔。但恰在切实具体的变革、变迁方面，散文着笔是不够的。从写作者角度来说，有些是没有耐心、没有毅力去深入了解政策变迁、相应的人与生活的变化，有些是没有能力去把握、书写这些相比个人生活要宏观、复杂一些的内容。  
　　这么讲，并不是说散文要变成政策报告。而是说，在个性创作与反映时代之间，散文大有可为。把鲜活的个人经验与时代主潮联系起来，从个性的体验出发去记录时代的步伐，从时代的脉动那里回身反观切身的生活经验，这是散文的优势，也是散文的空间，更是散文的责任。散文是及物的。它及的不仅仅是个人情绪与回忆的物，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物，更应及当下鲜活的社会变革、当代深刻变化的物。要把握时代主潮，要深入社会生活，确实要比记游踪、写风物、抒观感有难度，也更辛苦。但再过几十年，如果那时候的人们回顾这个年代，就像我们今天回顾当年，那么，最能给他们答案的，恰恰是这些通过书写个体鲜活经验展现时代面貌的作品，这些有难度的、辛苦的写作。  
　　为此，写作者们需要些迎难而上的勇气，也需要些放眼时代的豪气。  
　　我对陈炉古镇的印象开始模糊。处暑去的，提笔已小寒，中间隔了好几个节气。环抱古镇的低山、梁塬、丘陵，我离开后仿佛日渐风化，那些院落、窑场、烟囱，也似单薄了许多。我又惊奇，我对古镇的印象，有的弱了平淡了，有的却清晰了放大了。大脑仿佛甄别过放弃过，就为腾地方安放忘却不了的。  
　　到陈炉古镇是路过铜川王益区时，听说附近有个村落因“陶炉陈列”得名，我好奇它是耀州窑唯一尚在制瓷的旧址。耀州瓷曾伴随驼铃走向世界，如今，“一带一路”成为时代的潮流，不看看，我觉得是一种与当下脱节的遗憾。站在塬顶远眺，入镇一条小路，忽下忽上、忽左忽右，路一边住人家，路那一边，平平的房顶，高高的烟囱。窑上叠窑，人家上有人家，是古镇建筑的风格和特色。当时叫我极惊诧的，却是古镇的颜色。  
　　夏日渭北，哪有村落看起来不绿的。参天的崖柏，满塬的花草，房前屋后、墙头地缝有碧色挤出。陈炉，其实不缺郁郁蓊蓊。可我感觉，有红地毯铺在地上，有红绸缎舞在塬上，有红灯笼挂在眼前，甚至有窑火蔓延脚边。这里砌窑的红砖，长、宽、高都比别处要大，这让身体结实、祖业厚实、人心笃实的愿景，更加显眼更加强烈；然而，加重和放大红色的，却是肥嘟嘟，像极了腰鼓、水桶的一种物件。有人家用它砌成四面院墙，圆鼓鼓叠加红彤彤，宛若好客的笑脸四处绽放。有的人家垒了栅栏，墙头浑似骑着一排肚皮滚圆的娃娃。也有人家用来装饰了门楣和窗棂，小日子看着热乎乎、暖烘烘的。还有码成花鸟虫鱼寓意吉祥的图案。最多见的，是填上泥土作了花盆，不种花草，红辣椒、绿蒜苗迫不及待要调剂人们生活似的疯长。懂行人说，这叫匣钵。瓷器抟泥成型，转轮就制，亦如婴儿坠地，幼苗破土。宿命的陶冶和烈火的考验面前，是匣钵父兄一样将瓷器揽进怀里，悉心庇护，同甘共苦，成全一种温润如玉的质，成就一份流光溢彩的美，也成长了一抹引人注目的赤子朱色。红，是烈火真金的红，是磊落胸怀的红，是劳苦功高的红，也是鞠躬尽瘁的红。我为匣钵在陈炉的当红不让肃然。我感动陈炉人知恩图报、不离不弃的善良。匠心独具的镶嵌，感恩戴德的堆砌，物尽其用的大美，还体现在陈炉人对待残损的瓷片上。这里，台阶是瓷的，水沟是瓷的，地面是瓷片儿一点点铺成的，自信“举世无双”、憧憬“一路平安”的文字图案，古色古香，曲折迂回。  
　　有一户，院落干净，匣钵做成的花盆，齐刷刷摆放墙根，一溜儿青花瓷的缸，满开大朵大朵的碗莲。祖孙二人在家。奶奶在窑洞前阴凉处正摘韭菜，她头发银白，面容慈祥，印堂刮痧揪的红印儿还未褪尽。八九岁的孙子趴在炕上，面前摆了书本，眼睛瞅着电视。三个游客屋里屋外一番参观，不知受什么触动，突然提出，要为老人照相。也许，对生活的满足无需额外形式的展示，也许，孙子刚放下书包等着吃饭呢，老人笑而不语，连连摆手。他们诚恳又急切，说都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感慨黄土文化的厚重，想把典雅烂漫的陶瓷艺术、质朴纯真的窑洞文化，也想把好客热情的陈炉人一并摄录下来，带回校园，带给学生……我敢肯定，绝不是这番话，而是他们面上的神色，让她放下手上的菜，忙着整理毫不凌乱的头发。谁知，孙子隔墙能看见一样，大声提醒“我饿得很，你快做饭嘛”。这一幕令我想起，有一次到一处名胜旅游，朋友的茶水喝干了，找景区的商店续杯开水，连着被几家拒绝，遂感叹人心不古。我当时倒理解店主们的为难，我同情的天平现在也为率真的小家伙倾斜：每天面对无数的人，每个请求都不加拒绝的话，举手之劳也是浩繁的工程。足足有十来分钟，老人像个群众演员，拘谨而听从指挥，孙子则用高一声低一声“别照了”“快做饭”的叫唤，表达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的期盼。我不知道，日后这些美术老师会不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当时伴随快门欢快响起的，有一遍一遍轻言细语的安慰，有一声一声脚在炕头不断制造的“炕意”。同学们！包括了画面之外的声音与互动，才是这一帧帧民俗图画的完整内容。  
　　陈炉烧制的碗、盘、盆、罐、坛、灯、盒、炉、缸、杯、瓮，图案简朴，线条宽粗，手法古朴却老辣，最有生活气息。吃捞面的海碗，比我家盥洗池的脸盆都大，街道上的路灯，陶瓷做的灯罩，连路边的垃圾箱，也是瓷的。陈炉几乎家家烧瓷器售瓷器，却少见拼命推销和围堵兜售，店主似乎都有更重要的事做。我准备新买一把茶壶，掌柜的蹲在街边，举着护眼面罩，电焊一扇橱窗。我挑选好，他报完价扭头接着干。我是习惯讨价还价的，他再不回头，瓮声瓮气传出一句“我没多要你的”。起初不很热情，不影响成交后的耐心。壶和盖，他拿了旧报纸裹紧放入盒子，又用比物品大好几倍的泡沫填充固定，自信“哪怕运到美国也碎不了”。我们吃饭的隔壁，是同一老板娘经营的瓷器门面。她家的“饸饹”最有特色，老料熬出来的汤味，香得醇厚。吃饭的人多，隔壁很难照顾，有人问价，她斜身从侧门扫一眼，有人还价，她大喊“没有多要你的”，然后，咯咯咯直笑，仿佛对还不成价表达歉意。不专门看管，多是盈手可握的玩意儿，不怕顺手牵羊？她像听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那怎么可能”，咯咯咯又笑。笑声听得出来，是世道人心的底气，是人心向善的自信。我为自己狭隘的猜疑害羞。  
　　据载，陈炉当年“瓷场自麓至巅，东西三里，南北绵延五里，炉火昼夜不熄，弥夜皆明，山外远眺，莹莹然一鳌山灯也”。山，像点着了，那是怎样壮观又火热的烧窑场景，如今只能依靠想象了。听烧陶人介绍，一件瓷器的制成，从练泥开始，要经过拉坯，印坯，晒坯，再经刻花和施釉等等十几个步骤，还要经过炉火的烧炼，往往耗时月余。可惜我没有机会亲眼得